

# 广袤帝国之中最谦卑的新娘

## ——战后英国节约体制下的一场皇家婚礼

潘玮琳

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两年，英国社会仍然在灭顶的战争债务和重建中挣扎，战时节约政策迟迟无法结束，给所有人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年又是英国的多事之秋，时局暗潮汹涌。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不得不低调简朴，一切用度反复斟酌。

今年11月20日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与菲利普亲王结婚72周年纪念。72年前的那场婚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第一场皇家婚礼，也是一个意义不凡的全球性事件。

彼时还是公主的伊丽莎白与菲利普相识于1934年，两人在1947年7月9日正式宣布订婚，英王乔治五世决定在4个月后的11月20日即为他们在伦敦西敏寺举行婚礼。在1947年初，英国报纸透露两人间可能订婚的消息时，一些人对未来驸马的身份尚难以接受。虽然菲利普·蒙巴顿(Phillip Mountbatten)原本的头衔是希腊和丹麦王子，但他是地道的丹麦人，没有任何希腊血统，也不会说希腊语。当然，欧洲的王室也都是沾亲带故，他也是伊丽莎白公主的表哥。不少英国人，特别是参加过二战的男性英国公民还嫌弃他血缘关系上太近，而政治身份上“太外国”。更何况，英国对1946年爆发的希腊内战的干涉，并非刚刚迎来战后和平者乐见，难免使一些人恨屋及乌。面对英国公众舆论的压力，菲利普首先放弃了自己原本的皇室头衔，于是他的身份就变成战时英国皇家海军上尉和战后的一介平民，直到大婚前夕，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一口气给他加封了格林威治男爵、梅里奥尼伯爵和爱丁堡公爵三个贵族头衔。尽管他的身份又抬高了，但是英国报纸不忘刻薄地表示，他在英国可没有什么产业，婚礼的花费应该如何是好？

不仅准驸马看起来囊中羞涩，整个大英帝国的经济状况也十分堪忧。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两年，英国社会仍然在灭顶的战争债务和重建中挣扎，战时节约政策迟迟无法结束，给所有人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所谓的战时节约政策，即1940年1月起由专门成立的食物部(Ministry of Food)和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分别负责英国本土的补给配给和消费调控。英国本土被划分为19个区，并设立了

1400个地方食品控制委员会，负责实物和票证的发放，目的在于防止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而出现的极度物资短缺，并通过抑制消费的方式，将社会资源集中到战争支援方面。到1947年，英国人民已经过了近7年的节衣缩食的日子，但是从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此时距离面包、土豆、牛奶等基本食品的敞开供应还有一两年时间，而配给制的完全废除要到1955年(Ina Zweiniger-Bargielowska, *Austerity in Britain: Rationing, Controls, and Consumption, 1939—195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5—31)。

不过也正因如此，公主大婚宛如射进战后灰暗世界的一束亮光，更多人(尤其是女性)受到公主在订婚时洋溢的幸福笑容的感染，乐于为两个自由恋爱的青年人修成正果而大肆庆祝一番。7月下旬《伦敦每日快报》(*London Daily Express*)的读者调查显示，7个人中有6个赞成一个公开盛大的婚礼，正如一位读者所说，“生活实在太单调了，不应错失这个娱乐的契机”。在公众舆论的积极基调下，枢密院会议也最终决定了，婚礼将在西敏寺隆重举行，且仪式不会受制于政府的节约政策。有关婚礼筹备的细节很快演变为一场跨国参与的公共舆论狂欢。

特别是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人们对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美国的一家婚庆公司甚至给白金汉宫邮寄了一本小册子，里面的内容包括了“家庭建设小提示”“你的预算”“家务时间表”“如何做一个太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此评价道，一些美国人是把英国公主大婚当自己的事务操办呢。《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的编辑韩金森(Cyril F. J. Hankinson)为此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伊丽莎白公主是第一个具有美国血统的英国公主。她的母亲是早期弗吉尼亚殖民者的后代。根据她的家谱显示，她还是乔治·华盛顿的亲戚，与李将军(Robert E. Lee)也沾亲带故。”[“Austerity to Bow



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纱

Out at Elizabeth's Wedding",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08—Current file); Jul 24, 1947, p.7]

作为百余年来大英帝国的首任王位继承人的婚礼，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注定将载入史册，并在全世界以各种语言被人们转述，婚礼筹备的种种细节成为国内外媒体上的超级话题，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舆论亢奋的更深层背景，在于婚礼举行的时机——1947年正是大英帝国的多事之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费开支彻底削弱了英帝国的经济基础，来自美国的援助成为英国最终获胜的关键条件。但是胜利的代价极其高昂。弗格森形容英国与美国的战时联盟好比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拥抱，但确实情非得已。没有美国的资金，英国势必溃不成军。美国通过战时《租借法案》体系向英国赊卖了价值260亿美元的武器，占其战时武器总量的十分之一，此外，英国还向帝国体系内的自治领和殖民地筹借了差不多等额的经费[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帝国》，中信出版社，第300—301页]。在1945年《租借法案》到期后，英国不得不再次向美国贷款37.5亿美元，这次贷款的期限为50年，但后来英国直到2006年12月31日才全部还清。为了得到贷款，英国不仅接受了美国在英国制造品出口方面的苛刻限制，还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迫接受美国主导的新型国际货币秩序，根据协议，英国实行的战时固定汇率政策在1947年8月15日取消，随后英镑对美元急剧贬值，虽然这场金融危机很快以再次回到战时固定汇率的方式得到平息，但英国本土经济已经到了破产边缘，到1949年，英镑对美元贬值30%，此后再也没有回升。

战后英国的首任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清醒地认识到，二战以来远程战斗机和原子弹的发明意味着英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守卫一个覆盖全球四分之一陆地、统治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日不落”帝国，他在1946年3月发表讲话称：“现在有必要将英伦诸岛视为以美洲为中心的战略框架向东延伸的部分，而不是将其视为向东觊觎地中海和东方的一个国家。”(《帝国》，第305页)从帝国向国际大国的“体面撤退”的第一步是妥善解决印度独立的问题。1946年到1947年，攸关英帝国转型的首要大事是英国殖民政府撤出印度后的治理问题，最终伦敦在1947年8月制定了《印巴分治方案》，授予印度和巴基斯坦英联邦内自治领的地位，并由新任印度总督路易斯·蒙巴顿(菲利普·蒙巴顿的舅舅)协调落实方案。但没有预料到的是，10月，印巴之间围绕克什米尔土邦归属问题爆发争端，使帝国“体面撤退”的

第一步就陷入僵局。

在如此暗潮汹涌的时局之中，难怪伦敦的《不列颠尼亚和伊芙》(*Britannia and Eve*)杂志评论，伊丽莎白公主将是“在自己广袤帝国之中最谦卑的新娘”。至少与她的高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婚礼相比，她的婚礼不得不低调简朴，一切用度反复斟酌[“Planning A royal wedding” (1947). *Britannia and Eve*, 35 (5), 34—35]。如此看来，美国人对公主婚礼异乎寻常的热情倒透出一股浓浓的讽刺意味来。

有关婚礼的预算和排场问题很快聚焦到了公主的嫁衣上。对于所有新娘来说，一场完美的婚礼始于一件完美的婚纱。8月中旬，白金汉宫宣布，考虑到眼下英国的条件，婚纱将是公主嫁妆里唯一新添置的东西。但是公主想要一件完美的婚纱并非易事。这倒不是钱的问题，公主每个月有2000英镑的补贴，问题是布料短缺，衣服、鞋袜都在战后英国配给制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平民还是皇室成员，都无法避免战后物质匮乏的约束。难怪美国报纸要挖苦她因为自己国家的麻烦而成了“可怜的小富婆”。在1947年的整个盛夏，英国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是公主的布票问题怎么办？这个问题令许多家庭主妇和恨嫁少女感同身受。一个接受采访的英国中年妇女可怜她道：“我可以理解皇室的出发点，他们想让公主和其他人一样，但是这对她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就好像因为她是皇位继承人就得接受这种惩罚一样。”还有一位未婚女性则表示，这种情况简直“令人发指”，她扬言自己结婚的时候一定要体面的嫁妆行头，自己的父母一定会拿出自己的布票补贴，国王王后难道就不可以？(“Wedding Dress Is Only Thing New In Princess's Trousseau,” *The Baltimore Sun*, Aug 19, p. 7)诚如大卫·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在关于战后英国日常生活史的“新耶路撒冷三部曲”中揭示的

(下转14版) ➔